



社员俱乐部

1



編 者 的 話

《社員俱樂部》現在和讀者見面了。

它是為適應目前農村文化生活有了新的发展，和廣大農村知識青年對文化知識、娛樂活動的需要而出版的。我們的目的是在於更廣泛更深入地傳播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和社會主義文化；讓廣大社員既受到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又得到文化知識和娛樂。從而鼓舞起革命熱情和生產干劲，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勝利！

本書在選材上，首先選擇了現實階級鬥爭和富有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教育意義的材料，並且採用了故事、說唱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盡量使它適合本地農村廣大讀者口味。同時，根據農村文娛活動以業餘為主的原則，在娛樂材料的取舍上，是力求小型多樣，生動活潑。編輯這本書的意圖是：既可使讀者一書在手，如同身臨農村俱樂部；也可供農村俱樂部當做材料使用。

我們的力量有限，編輯這類叢刊性質的書的經驗不多，現有的欄目，考慮的不一定周到，內容可能還滿足不了讀者的要求。因此，懇切希望得到廣大農村讀者、各地文化館站、業餘文化團體等兄弟單位的支持，多提寶貴意見，多多投送和推薦優秀稿件，使它不斷地充實、提高，健康地陸續出版下去。

小 讲 台

怎样看待个人的前途

周 为

什么是前途？怎样才叫有出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封建阶级讲的是守家立业，光宗耀祖；资产阶级讲的是金钱势力，损人利己；我们无产阶级讲的是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效劳，把一切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出息，我们的光辉前途。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各行各业都在全力支援农业，为农业服务。参加农业生产，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建设现代化农业，献给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项光荣而豪迈的事业，能说没有前途，没有出息吗？不，这是最有前途，最有出息的。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好的革命形势中，一个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形成，农业的大发展就摆在眼前。在广阔的农业战线上大显身手条件已经具备了，参加农业生产“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关于这些，生活、劳动在农村的人们是看得清楚的。至于那些在艰苦斗争中，看到农村苦难的过去和幸福的将来的人们，感受得更加深刻了。吕根泽同志在总结他十多年来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经历时说得好：“农村这块土地天高水长，在一切有志气的年轻人面前铺下了宽广的道路。如果青春能有一百

次，我愿意都獻給建設農村的偉大事業！”這種扣人心弦的豪言壯語，是他多年來在農村勞動實踐中得來的重大收穫。

我國農村一窮二白的面貌，現在還沒有完全改變。我們建設新農村，正是要改變這一窮二白面貌的宏偉志願。農村生產和文化的發展，件件都需要科學文化知識，知識青年在農村，不只要幫助廣大農民提高科學文化水平，負起傳播知識的責任，而且要運用自己的條件，去掌握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促進農業生產的新發展，為實現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水利化而努力。這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任務。擔當這項任務，就得付出巨大的勞動，工作進行中也必然會遇到許許多多困難，不會樣樣都那麼順心如意。有些青年同志在農村工作中，一遇到這樣那樣困難，就感到這也不順心，那也不如意，別處都是一片光明，就自己眼下這點黑，因而情緒不高。這是要不得的。干革命，就不該怕困難，怕艱苦。革命就是鬥爭，革命事業就是克服一個個困難，戰勝一個個敵人而取得勝利，不斷向前發展着的。不要說革命了，就連日常生活不也是會有困難，存在矛盾嗎？這沒有什麼稀奇，值不得唉聲嘆氣。要知道，任何事物不僅都存在着矛盾，而且矛盾還存在于事物發展的整個過程中。

在困難面前，究竟是低頭呢，還是去戰勝它？這是衡量一個人的革命堅決性，也就是階級性的標尺。剝削階級認為人只能“聽天由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要人逆來順受，安於現狀，聽憑他們剝削。我們無產階級堅信，只要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动性，作到主觀努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困難是吓不倒勤勞勇敢的人們的。

當然，我們說發揮人的主觀積極作用，可以克服任何困難，可以創造奇蹟，但是不能把它理解為主觀盲動，胡干一氣。主觀積極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規律，工作一定搞不好，必然會犯錯誤。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循序漸

进，既不能消极地去适应客观环境，也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

怎样才叫实事求是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个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个思想意识问题。经验证明，凡是有个人主义思想毛病的人，因为经常受个人打算和个人得失的影响，看问题就容易片面和缺乏原则性，因而也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此外，还有些青年同志常会把个人的幻想当作现实，把只能在将来有实现可能的理想，硬要放在现时来干，这就违背了客观情况，也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些事物本身简单，容易处理；有些问题就比较复杂，牵涉面广，解决起来就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干工作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处理问题要有耐性，要踏踏实实，要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就要大胆向前，实行革命变革，推动工作向前跃进。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树立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首先是，我们不要怕困难，不要回避困难，对于克服困难做好工作应该充满信心，应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愚公可以移山，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面前，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呢！

安图县万宝公社的青年育种家柳昌银，是吉林省参加农业生产最早的知識青年之一。他为了使長白山脚下水稻能够同平原地区一样稳产高产，已经坚持了七年的科学试验。从选育良种到培育新品种，多次试验、失败、再试验，他坚持不懈，终于选育出了两个耐寒、早熟又高产的水稻良种。1963年，柳昌银所在的那个生产队，选用了他培育的种籽大面积种植，每亩产水稻六百零四斤，成为当地种植水稻有史

以来的最高纪录。

我們在报刊上常常看到介紹英雄模范的事迹，从许许多多先进人物身上，我們看到有一种共同的优良品質和作风，那就是：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精心鑽研，不怕艰难困苦。他們的任何一点成功都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們都在实事求是的忘我劳动中，出色地做好崗位工作，在平凡的劳动中創造了不平凡的成績。

任何远大理想的实现，都必須从平凡細小的工作开始。而平凡細小的工作，只要是有益于人民，有利于革命，都是偉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業不可缺少的一个組成部分。因此，一个人在考虑处理問題时，應該总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更多地为国家、为集体、为別人着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原本是結合在一起的，集体中的每个人都关心集体，都为集体謀福利，便会使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利益。所以說，个人的前途原本是包含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宏偉建設的錦繡前程之中的。

为了革命事業，为了集体利益，不怕艰苦，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事例，在我們的革命历史上是很多的。远的不去說它，不久前为集体利益献出自己生命的宋思珍同志，是值得我們学习的一个好榜样。宋思珍在世时，是黑龙江省一个公社的生产隊長。为了集体，他情愿到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大好的薄弱队去；为了集体，他首先集中全力去领导群众搞好集体生产，然后才去經營自己的园田地，宁肯使自己园田地的收成受到一些影响而在所不惜；为了集体，他儿子拿了队里的一把豆秸，他也教儿子送回原处。他在处理自己和社員的关系上，首先考虑的是別人，处处关心別人。社員提出宋思珍的房子應該修理，他觉得自己房子事小，办好队的事大；当別的社員需要盖房子的时候，他却不認為是小事，而当作一件大事去办。放假时讓別人休息，而

他自己却坚持劳动。新社員不会干活，他宁肯不休息去教会他們。在处理局部同全局关系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全局利益。当着别的队水庫要决口，而他們自己也很需要集中劳动力治涝时，他毫不犹豫地支援別人。在出卖余粮、护林防火、安排作物种植面积、照顾新来戶等方面，都表现了宋恩珍的顧全大局服从整体的精神。他說：“国家、集体、个人之間的关系很重要，一定要处理好，咱們不能光算自己的賬，还得算国家的大賬，这样才能眼明心亮，不致走錯了道。”当他被火烧了以后，还不讓人們救护他，而讓人們首先去抢救公共财产。

事实上，具有无产階級觉悟的人，是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同社会主义事業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和斗争看作是改变祖国面貌的偉大斗争的一部分的。只有这样，才能忘我地劳动，才能創造性地劳动。国家美好的远景，就是要在大家忘我劳动中实现。每个人都不怕艰难困苦，鼓足干劲改造客观环境，向大自然英勇进军，社会主义农业的宏伟远景必然会順利甚至提前实现。也只有农业生产现代化了，农业的建设、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順利发展了，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業胜利地实现了，那才是我們追求的前途，最光辉灿烂的前途。

我們正处在一个偉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树雄心，立壯志，发挥革命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偉大、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着这样偉大的现实，站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青年同志們，我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偉大紅旗，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地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努力搞好生产劳动，以便于做出无愧于偉大现实的業迹，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力量。

忆苦思甜



辛酸的回忆

王 云 鳳

开头的几句话

我所要講的，是我在旧社会里的一段经历。现下来講这个，一来为的是教育自己，二来为的是帮助年长些的回想回想过去，帮助年輕些的了解旧社会的阶级剝削和阶级压迫。常言說得好：不忘过去苦，方知今日甜。記住过去，觉悟就高，决心就大，干劲就足，不会忘本。

一、当猪倌挨打受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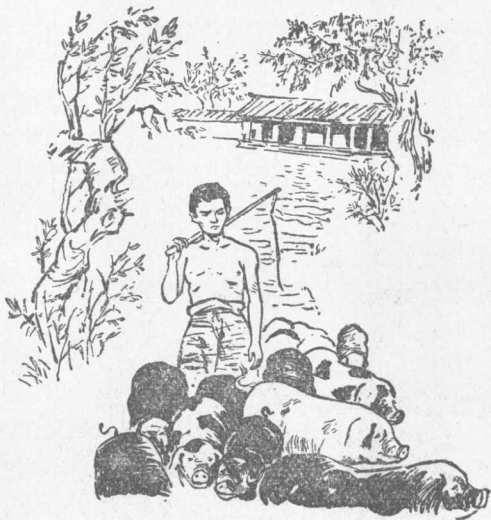
我家前四代直到我这輩人，都是給地主扛活。那年月，为了掙口飯吃，我們家几次从这个屯挪到那个屯。但是靠搬家哪能搬掉穷根？

我七岁那年，爹抱着我的二弟弟对媽說：“不要愁了，眼看他們哥俩就长大啦！等他們能帮一把，咱們就不用整天愁吃愁穿了。”为着掙两个錢，买米糊口，連帶出一张嘴去，我八岁那年就出去給人家放牛，九岁就去給人看馬，十岁就去給大青狗秦景清放猪，当小猪倌。講定一年二斗八升小米，上工干两个月使一斗米，下剩一斗八到秋后工滿粮齐。

当小猪倌，什么活都得干。除了放猪，还得烧水燎茶，挑格菱烧炕。秦家十几鋪炕每天烧一遍，說声不热就得重烧，給誰烧晚了誰罵。喂猪，得自个儿挑泔水、磨粮食破子。伏天里拉磨，一走进磨道，热得喘不过气来，拉着拉着就暈倒在地上。这工夫大青狗秦景清就說啦：“真沒用，那么一盘小石磨，你他媽还拉不动！”有一回，地上和磨盘上掉几顆高粱粒，我刚端起碗，秦景清一步闖进来，从我手里把飯碗夺过去，恶狠狠地罵道：“他媽的，沒有三块豆腐高掙我那么多的錢，还不好好給我干活。去拿眼

皮把粮粒给我夹起来！”他家里的小孩也随意欺侮人。秦景清的孙子成天黑伙计，谁也不敢吱声。我在磨房拉磨，他手里拿着鞭子站在门口喊：“骂！小毛驴你快拉！”还编了一套骂人的咯，说什么：“小猪倌，进磨道，又省枷板又省套，又省草料又省料”。我真恨不得揍他一顿才出气。那工夫挨打受骂，想跟爹妈说说都不能，离家远，半年也见不上爹妈一面，有时候忍不住了，就跑到大姑家去哭。我姑就劝我：“孩子啊，好好干吧！谁叫咱们穷啦！”

那年正忙着鏊末遍地的时候，天火辣辣的热，坐在荫凉下还喘不上气来，可大青狗秦景清还逼着我早点撒猪，赶到甸子上打一打泥。甸子上光溜溜的连一棵树都没有，刚下过雨的野地里，象个大蒸笼，又热又潮。猪一到甸子上，就没命地跑。我怕跑丢了，赶忙往一起圈。有一口肥猪不听吆唤，象疯了似的，越撵跑得越快，跑得满嘴了子冒白沫。好容易把



它圈了回来，轟进水泡子，哪知道它一头扎进水里登了登腿就不动了。我寻思是跑累了，也没去理它，到晚上往回赶，怎么吆唤它也不动，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是死了。这可把我吓坏了。天黑下来了，我只好把死猪扔在那里，提心吊胆把活猪赶回来了。大青狗秦景清一见少了一口猪，硬说是我给打死了，一把抓住我的头发，狠狠地打了一个耳瓜子，打得我立时倒在地上，顺嘴了子淌血。他还要撵我走，后来经过保人（我的大姑）、老打头的和伙计们好说歹说，赔他的猪，这才肯留我。那年月，穷人上哪

說理去：

在这个地主家，我含着眼泪干上一年，临了扣去赔猪一斗米，只掙了八升米。

二、逼赶車受伤下工

在旧社会，穷扛活的是拿身子当地种，一天不给地主干活，一天沒飯吃。为着掙口飯吃，我放了几年猪，十六岁那年又去給地主放馬，下地扛半拉活。

大青狗秦景清的儿子秦凤彩也跟他爹一模一样，对伙計能算計到骨头縫里去。每年講定了工錢，伙計一上工，朝天每日两头带灯吃飯。忙鏟的时候，黑古隆咚爬起来，扒拉几口飯，到地里刚能瞅到小苗，就逼着干活。秋收的时候，到地割四五十捆高粱才亮天。临到打場，有时刚躺下就又給召唤起来了。那工夫穷人不光吃不上，穿不上，連个成宿觉都睡不上。长工們常說：“吃‘大青狗’的飯，得拿命換。”伙計要有个灾病，他可不管你死活。每年二月二、三月三这两个日子，秦凤彩整上三五五个菜，請来証人，喊来伙計，他給大伙倒上一杯酒，笑嘻嘻地說：“大家又凑合到一起啦！很不容易呀！有个說着說不着的，都得担戴着点啊！我可有言在先，一旦有个車惊馬炸的、伤筋动骨、磕着碰着的，我是一概不管。干不了活，就不开工錢。”在那个年月，穷人能說个啥？就情等着有一天摊着个横事，被地主一脚踢出大門外！

我放完猪，講定是去放馬、下半拉地。可一上工，秦凤彩非叫我赶二車不可，一来二去的就拿我当大人使唤开了，直赶了大半年車。轉眼到了秋天，有一天，去拉秫秸。三星刚出来套車下地，摸着黑拉了两車。拉到第三車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西北风刮的透心凉，秫秸上白刷刷地挂了一层霜，一捆一捆地往車上数，冻的手脚象猫咬似的疼。身上冷，心里又怕翻車打誤，偏偏祸事就来了。大車左撵右幌，一下子絞断了刹繩，登时把我崩起老高，头朝下栽在地里，搶个滿脸血葫芦似的，手掌上扎了个窟窿，当时就昏过去了。醒过来一看，身上脸上又是土又是血，不象个人样儿了。好歹把車赶回場院，手肿成馒头似的。秦凤彩一見，就吹胡子瞪眼睛地指着我的鼻子尖說：“真是一干点活就要工錢。这是刹繩断了，要是翻

車把馬腿砸斷了，把你骨头渣子熬油也包不起呀！”到晌午，我脸上腫得連兩只眼睛也睜不開了。吃完晌飯，秦鳳彩對老師傅說：“不能干活還讓他在这咳呀呼叫地干啥，你吃完飯把他送家去。他媽的，不能干活還得搭個人送！”

回到家里，今几个發燒，明几个發燒。媽媽病了大半年了，見我摔成这个样兒，又心疼又犯愁，咳声叹气地說：“我病大半年了，沒有个先生治，指望你掙两个錢呢，又把手扎了，这可咋办哪！”万般无奈，媽帶病到秦鳳彩家，想使两个錢、要点米。經過打头的李尙春說合、担保，才給了半斗米。第二天媽媽又去大姨家借来两个錢，这才打黃家窩請来个先生給我治手。

手剛見好，秦鳳彩就来找我干活，一進門笑嘻嘻地說：“好了吧？好点能挺起来就去干活呀！这咱正用人的工夫，老呆着还行？快回去，不能赶車先干点别的活。”我只好攢着受伤的手，去到場院打更，敲不了梆子，就拿着噪叉来回呼喊……

到十一月，把賬一算，扣了一个月零三天誤工錢，就把我打发下工了。

三、过年关雪里討飯

富人过年，	穷人过关，
有哭有笑，	有苦有甜。
富人过年，	欢天喜地，
穷人过年，	眼泪不干。

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紧接着来到大年。地主“杀馬扣槽”，清理賬目，催租逼債。穷人到了一年里最难熬的日子。

我被秦鳳彩打发回家了。媽媽得了伤寒病，一天比一天重。家里沒吃沒燒，还欠着地主的房租錢，欠着治手的葯錢。受着三番五次的催逼。眼看到年根下，沒日子再推了，可几門子亲戚穷得跟我們家差不多，上那里去借呀！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就領着不滿十二岁的弟弟頂着数九寒天的风雪出去要飯。

头一天出去，媽媽囑咐說：“要多要少的，小心別給狗咬着，別吓着弟弟。”打这天起，我們哥俩就成天前庙后、前屯后屯地去討要了。那可惡

的老天也不成全人，西北风刮着冒烟雪，打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疼，一刮一个透心凉。我身上穿着件破棉袄，脚上穿着一双掌子罗掌子的破靰鞡。弟弟穿的更单薄，脚上只趿拉着一双草鞋。两个人顶着西北风走，嘴唇冻得发紫，前身的衣裳给风打透了，就掉过头来倒着走。这样不是我摔倒了，就是弟弟摔倒了。弟弟摔得哭了一回又一回，我好说歹说地哄着他，在那风里雪里挨过一家又一家。

进了腊月门儿，有钱的人家都忙着杀年猪，买年纸，淘粘米，蒸饽饽。一天傍晚，我们哥俩走到戴家沟子地主家老五家门口，正赶上人家一家老小吃晚饭。我吆唤了半天，谁也不搭理。末了还是做饭的老师傅听着不忍心，把蒸粘饽饽掉在锅底的馅子用箢篱捞出来，又在锅边上鏟些饽饽渣子，攥成两个团子，给我们送出来。团子冒着热气，弟弟肚子早饿了，拿过来要吃，我说：“别吃啦！拿家跟妈一块吃罢！”弟弟把拿到嘴边的团子放下，一声没吱，放在口袋里。我们到家，天都黑了。妈妈正靠着门抹眼泪。看着我们，忙接过口袋说：“孩子，冻坏了吧！快屋去，暖和暖和好吃饭。”好歹把一点残汤剩饭热好了，妈妈瞅着心里难过，只愿蹲在炕前伤心，哪里吃得下去。那年头穷人多，要饭的多，到处都有讨着要着过活的，凄凄惨惨，哪象个人的世界！

四、农民头上地主刀

旧社会，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起五更睡半夜，风里来雨里去，临末了落个食不饱肚，衣不遮体，东抬西借，卖儿卖女。这是为啥？都是地主阶级把穷人的血给喝干了。

地主雇长工、月工，工价都是他们说了算。每年过大年以后，秦凤彩勾结当地一些地主，就把这一年扛活、做月、卖零工的四季工价定下来，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一到忙趁忙趁用人的时候，秦凤彩先告诉八号街市庙上老道拿住工行，用搞假工夫市的办法，欺行霸市，花小工钱把卖零工的骗来。到干活时生拉硬拽，撵不上一个钱不给就给打发走了。还有，春天给他做零工，他不说话，要他米，他也不说话。等到青黄不接，米涨价了，秦凤彩就找你算账了，里外他能找你两个工钱。

那工夫，穷人想多挣两个钱，算难透了，可临到干活的时候，地主恨

不得把你骨头里的油水都榨出来。秦凤彩有根烟袋，不論农忙农闲，打头的都得瞅他的烟袋行事。他一見打头的领着伙計坐下来歇气，就面对面地坐下来，掏出有掏耳勺那么大的烟袋鍋，装上一袋，划着火抽几口就磕了。再装一袋，一边抽着一边催着大伙快磨刀。刀还没等磨好呢，他就叭叭地往鞋底上磕烟袋鍋，打头的就得起来。稍微多歇了一会儿，晚上他就找打头的：“这晴天老日的，不要坐下一个坑，要紧紧手啊！”就这样一天五六十人，无形中就多給他干七八个工。割地时，秦凤彩在前晌和后晌头气接二气之前，都瘸拉瘸拉地过来，把一把磨好的镰刀搁在打头的牆上，叫打头的使，省得磨刀耽誤工。这样，一个人前后晌能多割三十捆谷子，五六十人就多割一两千捆。

五、去“劳工”受尽折磨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鬼子闖进东北，就无尽无休地要人、要粮、要錢。穷人受着地主的剝削、压迫，加上鬼子的祸害，日子更加难过。成千上万的人給抓了劳工，受折磨死在外边。

一九四三年春天，伪村公所要我出“劳工”。爹媽知道当劳工去是九死一生，被逼无奈，只好托东家秦凤祥給說个人情。秦凤祥大模大样地說：“說一說倒行，可这年月办事处得浇油呀！一处不浇油一处不光。”爹媽听說能說下来，也顧不得旁的了，豁出我扛一年活掙的錢还不够，又求亲告友，使大加一的利息借了八十元錢，买上一石二斗粳米送給“区划长”沈繼仁。这一回算躲过了。沒料想，到第二年春天，借的錢还没还上，沈繼仁和“部落长”秦凤桐，又找到村公所去“驗”劳工。这两个家伙手拎着馬棒，头晌一趟，下晌一趟，象“追命鬼”似的，一个劲儿地催。再想借高利貸也借不着了，旧賬还没还清，家里沒有吃粮，这可咋办？爹媽没办法，核計着想讓爹替我去，沈繼仁說啥也不答应，說劳工册上这期不是我爹的名字，末了还是我去了。

那时候我們全家七口人，就有两床破被。媽媽拆了一床破被，給我做了一条褲子，剩下一块縫了个小口袋。一边做着活，一边淌眼泪。爹也跟着伤心，又給我拴了个小背夹子，带上一条破麻袋。临走的工夫，媽跑到街里老赵家，要来两块小米面发糕，一边給我往口袋里装，一边嗓子里打

顛地囑咐我說：“在路上餓了，好填補填補。”

各村的勞工來到榆樹縣城，天就快黑了。一下車，我站隊慢了一點，帶隊的“小隊長”上來就是幾巴掌，接着又是幾杵子，打得我頭昏眼花，洩在眼圈里轉。第二天開始訓練，一会儿立正，一会儿稍息，誰動作慢了，就叫兩個人臉對臉跪在地上，對打嘴巴。吃的高粱米飯，都是前幾天做出來的，用甕子兜着，往外一盛就象酒糟似的，又酸又辣。到第四天頭上，一早，就把我們裝到悶罐車里。車開了，小隊長把着車門，到站不讓歇、不讓下車，大小便小隊長都跟着。坐在車上，四外不透風，直熱得一個個都喘不過氣來，渴得要命。就這樣過了兩天一宿，到了“東安省”太安地界。

到了勞工地，只見四外是一望無際的曠野，荒無人煙。鬼子兵扛着槍，上着刺刀，一個個象凶神似的把守在四周，這地方顯得更加陰森、淒涼。

乍到這裡，沒地方睡覺，沒地方吃飯，在荒地上搭起了布棚子，就給趕去干活，修大道，挖戰壕。鬼子象催命鬼似的，不管你死活，趕着勞工起大早、貪大黑，兩班倒着干。有人病倒了，沒病的就得把有病的那份活干出來。病的人越來越多，沒病的拚死拚活也干不完。鬼子就連罵帶打。那時是陰曆二月里，天还挺冷。戰壕挖到三尺左右深，就上來了水。兩腿一下去扎骨的涼，呆不一會兒，就冰得全身麻木，連疼也不知道疼了。站在一旁監視的鬼子，看誰一怠慢，上來就是幾個嘴巴，要不就掄起槍杆子，不分頭腦地亂打。這還不算，勞工們吃的住的還不跟豬狗。每個勞工，一個月只“配給”十八、九斤橡子面，大隊長、中隊長這些大小頭目還层层剋扣，臨到勞工頭上，就剩不多少了，成天只是早上一勺“糊塗”，晚上一勺“糊塗”，晌午一個大眼兒窩窩頭。橡子面原本就挺難吃，加上熬的“糊塗”還帶着生面疙瘩，吃下去脹得肚子疼，拉不出尿來。就是這樣坑人的東西，也還撐不飽肚子。餓急了，只好到野地里去採柳蒿芽，回來找個破洋鐵盒子，煮個半生不熟的就往嘴里塞。一點鹽醬沒有，嚼着又澀又苦，順嘴冒綠沫子。吃完了，還得挺着去干活。

我們住的帳篷是一層布搭成的，冬不擋風、夏不擋雨。地面上又潮又涼，只鋪薄薄的一層茅草。又粗又長的蝮蛇到處窜，常常半夜就爬進了被窩。一個不大的帳篷里住着一小队八、九十號人，躺下去一個挨着一個，

跟摆饺子似的。那里的天气，时晴时阴。入了夏，时常下雨。一下雨，就更难过。外头大下，里头小下，外头不下了，里头还不住地滴嗒水。等日头出来一晒，棚子里就跟蒸籠似的，頂棚上黑压压地落滿一层蒼蝇，又悶又臭，叫人透不过气来。一下工，鬼子就把人赶进来，不准出去。

就这样又累又餓，又不得歇息，咋好的身板也挺不住。日子一长，就今几个病八个，明几个病十个，躺下起不来的越来越多。病人多半是滿身起大紅泡，还有的是瘟疫，发高烧，一陣陣人事不知。眼前一个亲人沒有，只有一个屯的人来給端尿、端尿、喂水、喂飯。病大发了的人，时常眼泪汪汪地跟乡亲說：“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把我这把骨头帶回去呀！”听着的人，心里也都跟刀攪似的难过。

那咱，誰都怕說得了病，但凡能动彈，咬着牙也去干活。要是不去干活，給鬼子知道了，輕的打到病号室里，給的吃食更少；重的不等死，就給抬到“炼人場”去，活活給烧成灰。真是：到了劳工地，就是到了“鬼門关”，日本鬼子在那里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中国劳苦的老百姓。

六、設巧計逃出虎口

活計一天比一天紧，配給的橡子面一天比一天少，当“劳工”的人一天比一天死得多。見到这种情形，我們五六个人偷偷核計，非想法逃出去不可。想啥法逃出去呢？开头左核計右核計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后来还是老张头出了个主意：我們那个小队长好耍錢，由老张头領他到“局”上去耍錢，把他拴住，大伙就乘这个空子跑。商量妥了，就开始准备。从家帶去的辣椒面也不吃了，手里有两錢也不买窝窝头和“糊涂”了，一点盐也都留起来了。

这天下晚，下起了小雨，还有点朦朦月。秦凤仁把老张头撻鼓到外面去，核計了几句，不大一会儿，小队长来了，扯着老张头去陪他要錢。这小子有个脾气：贏了走，輸了朽，連輸了两把，就賴住不走了。老张头見拴住了他，便偷偷地溜了回来，叫起了大伙。一个跟一个的先溜到南边草棵子里蹲了一会，看看沒有动静，老张头說了声：“走！”一齐拔腿就跑，一口气就跑出十多里地。

走着走着，眼前是白茫茫一片大水。这时已經走出来四十多里地了。

越往前走水越深，东边天也閃亮了，就找了个水浅、条毛子能影住身的地方歇息避风。每个人擰了个草圈，垫在屁股底下，坐在二尺深的水里。都是惊心没定，也不知渴，也不知餓。天过了晌，才掏点橡子面做了几个小餅子，放在日头下晒着。天一黑，餅子晒得軟不軟、硬不硬的，一人嚼了一个，就又上路了。

天阴得伸手不見掌，脚下的水还是那么深，走的尽是千年万代没人走的河套。因为头一天在水里走了一宿，又在水里坐了一天，吃了不見烟火的生餅子，一个个不是肚子疼，就是拉肚子。就这样，誰也不敢慢走一步。

快到大半夜了，又走出去三十多里地，偏偏又碰上了“漂筏子”（多年的荒草朽烂在一起，漂在水面上）。秦凤仁一脚踩下去，一条腿就没影儿了，赶快躺下一滚才拔了出来。接着大伙一个跟一个的躺下滚，才算过了这个坑人的地方。

我們經過兴凱湖边，来到密山，又赶到勃利。在勃利靠人帮忙搭上火車，才回到榆树。自打从劳工地逃出来，我們一路上担惊受怕，忍飢挨餓，爬山涉水，一直走了十二天十二宿，末了总算从虎口里拣回了一条命，



赶回了家乡。

七、“地头蛇”不容安身

到了榆树县城，离家只隔着一条河，也不敢回去看看，只好先跑到扶余县姓姜的表兄家去躲避。表兄给我家偷着捎了个信说：“云凤回来了”，全家听了都说不出的高兴。我爹连夜赶来看我。过了几天，这里的警察、特务也天天搜查、逮人，我怕连累表兄，加上回家的心切，在一天下晚，便顶着倾盆大雨偷偷地回到了家。

我到了屯头，听听没有动静，就悄悄地来到家里的窗子跟前，轻轻地召唤了几声。妈妈听出是我的声音，一边忙着穿衣下地，一边连连小声地召唤我爹：“大的回来了！大的回来了！”开了门，还没等我走进屋，妈妈一把拽住我身上湿拉拉的衣裳，说：“孩子，你……”就哭不成声了，两手紧紧地抓住我，就象怕别人再把我抢走似的。

借着屋里半明半暗的灯光，我细细地瞅了瞅家里的亲人。妈妈枯黄的脸上添了不少皱纹，瘦得塌了眼眶，头上的白发更多了。北炕上躺着我那生下不多日子的孩子小苓，正站在她病着的妈妈怀里，咬着干瘪的奶头。虽说我逃出虎口，重见亲人，可見到一家老小給苦日子熬煎成这个样儿，心里哪还有一点欢喜劲啊！

妈妈一心高兴，回屋来便忙着给我做饭。因为近几天“情报员”时常出来查夜，不敢烧火。就撮了半碗米，用洋铁盆在灶坑前给我舀了一点稀粥。等我吃完飯，妈妈赶紧吹了灯，问我这问我那，听我讲起当“劳工”的事儿，又是害怕，又是伤心。妈妈跟我唠起屯里被抓了“劳工”的一些亲戚的情况说：“秦凤芝给抓去当劳工，死在间岛省，今年快烧三周年了。你三嫂子没法子过，带着两个孩子嫁了人。王占举也死在劳工地了，前两天他家才托人把骨灰盒捎回来。拉拉屯老许家你二哥，打劳工地回来成了残废，在那给截去了两条腿。眼下啥活也不能干，家中柴无一棵，米无一粒，只好爬着出去要饭。”

妈妈说着哭，哭着说，末了唉了一声说：“一个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给鬼子们害得死的死，亡的亡……”

我一边听着妈妈唠，一边掉眼泪，心里象刀搅似的难过，紧攥着拳